

河魂

孟广顺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得那

一曲催人泪下

离合可曲折回

管大船队且名震大

开了在大河上撑船的

河魂

孟广顺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魂 / 孟广顺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8

ISBN 7-5059-4768-0

I. 河… II. 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4939 号

书 名	河魂
作 者	孟广顺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小葵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326 千字
印 张	1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768-0/I · 3738
定 价	25.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大河雄风

——试说孟广顺和他的《河魂》

(代序)

何玉锁

柳丝摇烟、桃林飞霞的春光里，青年作家孟广顺将他的新作《河魂》书稿，放在我的写字台上，要我写序。

啊！41万多字的《地老天荒》刚刚出版不到半年，又捧出一部35万字的《河魂》，实在令我惊讶。

然而，一片疑虑亦如浮云蔽日，掠过心头——

《河魂》会不会是《地老天荒》近亲繁殖的熟面孔，抑或是克隆儿呢？

《河魂》能不能对《地老天荒》有新的突破，甚至超越呢？

在大地充满透亮的阳光和淡雅花香的季节里，我的心情蓝天般宁静，正好读书。我将书稿一字一句地通读了两遍，终于读出了我的激情飞扬，我的心灵震撼，我的热泪滚滚……

《河魂》……一部好作品！

1989年以来，出于与广顺的忘年之交和他的谦恭、诚挚，我曾不知深浅地为他的散文集、报告文学集、中短篇小说集、专论及长篇小说等多部作品写过序（实为读书感悟）。

序中多是就作品而作品，很少就作品论到广顺这个人。

其实，广顺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冒着神气儿、十分深奥的书。这部书，我读了十几个春秋，还没有抵达他的内心深处，对广顺依然有月下观花的朦胧。

四十五年前，从广顺把人生第一声呐喊交给黄河的涛声起，便追逐黄河的波光浪影蹒跚学步。他的骨血，他的灵肉，他的音容，他的皮肤，沉淀着实实在在的黄河基因。永不消逝的黄河情绪，缠绕在他生命的每一个年轮里。

他，一个正统的黄河的儿子。

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黄河或稠或稀的浪花，都能听到黄河或近或远的涛声，都可以闻到黄河或浓或淡的鱼香，都可以触摸到黄河博大心脏的律动……

年复一年，他在黄河上下，苦苦寻找历史演进的足迹，追问民族兴衰的根源。他在黄河两岸，开掘生活的宝藏，捕捉创作的灵感，寻找灵魂的知音。

黄河，成了他生命的载体——奔流着他滚烫的血液，积淀着他人生的思考，容纳着他岁月的眷恋，幻化着他美丽的梦境……

在他的《佛女》、《地老天荒》、《红舞鞋、经纬线与人生DK》、《河魂》等著作中，众多人物，大都是喝着黄河风涛长大的悍男俊女。故事情节，都如黄河九曲十八弯那样美丽动人；就连小说的叙事风格，都很少标点，很少段落，总是随着情绪的奔流跳

跃，不允许过多地切断，一口气地说下去，满腔激情才能得以顺畅流泻。这种情绪的外化，恰如黄河东流之水，浩浩荡荡，直扑大海。

从一部作品，可看出作家的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广顺的作品，大都多情、多爱、多义，大视野、大意象，气度恢宏。这足以看出作家容天地、含古今的胸怀和炽热的赤子之心。这不还是黄河的伟大品格吗！

他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大白话，大实话，大土话。朴质得如黄河之水。这比靠修饰，靠雕琢难得多。老百姓多年咀嚼的土话、白话、实话，是黄河两岸生长出的活鲜无染的绿色营养。

孟广顺，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组合体——黄河中下游文化与鲁西平原的农耕文化、地域文化，乳养了他碧绿的童年；铁道兵的军旅文化，打造了他青春的骨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喂养了他的才智、他的博学、他的厚重。

他既钟情于传统的“经史子集”、佛、道、儒、易，又迷恋于古今中外的名著宝典。而读书，他追求把“厚书读薄”、把“薄书读厚”的标准。所谓厚书读薄，即抓住书的精华，吸取其精、气、神。所谓薄书读厚，即书虽薄，但要把书真正读懂，吸其有益营养。因此，他静思默想要比捧书而读的时间长得多。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他常独坐房屋一隅，闭目静坐，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脑海里翻腾着大千世界里芸芸众生的爱恨情愁，运行着茫茫宇宙的斗转星移、沧桑巨变，游动着阴阳二界的、神形鬼影、古今奇观，震响天间雷鸣风啸、寺庙钟声。他静静地坐着，似一尊灵魂出窍的塑像，不言不动。

也许他那独特的观察、切实的体验、深层的感悟，正形成一个个亮点，唤醒他沉睡的创作冲动；也许他正以坚定的心理态势，调动自己生命中蕴积的精力，去攀登又一个艺术高峰。

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生命与大自然的天然融合，形成了营造天

河魂

地之境界的灵气。文化的修养，素材的积累，在他心灵深处沉淀为人生的印迹和情感的浓缩，升华为艺术的认知和审美的理想，形成了构筑作家创作冲动的厚重基因。

从文化结构来看，他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现代文化的多面修养，属于当代学者型作家群体。从心理素质看，他又属于现代精英阶层。他以现代中青年人的目光审视传统，运用现代理念和时尚悟性审视生活，提炼素材，进行抽象思维和逻辑演绎，紧紧抓住人物灵魂的搏动，既注重情节的运用，展示人物的内在动力；又注重情绪的推进和微妙的心理变迁，常常以鬼使神差的感觉和非常规的构想，使人物多元发展，塑造个性十分鲜明的人物。因而他的作品，既有传统文化的厚重，又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和强烈的现代意识，散发着清新诱人的灵气，以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叩击读者的心灵之门。

二

说罢广顺这个人，再说说《河魂》这本书。

《河魂》以抗日战争的烽烟烈火为大背景，以奔腾不息的滔滔黄河为载体，演绎了黄河边上鲁西平原两代儿女耕耘的艰辛和对敌拼杀的残酷，以及他们极具传奇色彩的民俗民风 and 爱情的悲欢离合。

书中以韩大忠、韩二忠、李光腴、刘三、朱奎、刘会天、韩柳氏、郭继聪以及金谷仓粮庄的二老板陈启恒、顺风船行老大张双林为代表的第一代，他们的命运与时代同步，用血肉之躯、生命之气谱写了一曲卫国抗日的慷慨悲歌。

以韩河生、春花、铁柱、二蛋、小兰为代表的第二代黄河儿女，高举前辈精神的大旗，挥舞父兄留下的撑船长篙，与鬼子展开

生死搏斗；启动浩浩荡荡的船队，为八路军运粮，载解放军渡河，上演了“大河沉船”等惊世壮举，迎来了抗日胜利的满河欢笑，满天红霞。《河魂》的故事，如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曲折诱人。情节如黄河奔腾起伏的波光涛影，令人赏心悦目；由始至终的悬念，如黄河步步漩涡，叫人提心吊胆；朴实的语言，黄河儿女们赖以生存的谷子高粱，大葱大蒜，风格浓烈犹如大年三十的年画和大红福字，读起来既如饮酸甜可口的干红葡萄酒，不忍停杯罢盏；又如品陈年茅台，余香悠悠终难忘怀。

这部小说是鲁西战争年代发生的故事，是出自人们内心的话，出自百姓的生命血火经历，谁都能读懂。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一种生活本能的复述。如果作家不具备这种准确的生活本能，任何技巧、任何花样，都无法撬开读者的心扉。《河魂》，不像有的作品，从构思到结句，故意弄得复杂，那么酸涩，那么难懂。它不像那些隐喻型、虚无型、泡沫型的小说，看似吓人唬人，实际上读后只是水过地皮湿，只给人留一个轻飘如蝉蜕的空壳和一片朦胧的影子。小说最终还是要靠生活本质来感染人，吸引人。

小说，是为人阅读而存在的。没人阅读，小说就不存在了。

《河魂》是靠生活，靠具体的可触摸的具象感触，靠对生活本质的提炼完成的。这与作家的体验深度和阅历深浅有关。广顺在写作中，有时如进入灿烂的星空，神思飞扬，情感似破堤狂澜，一泻千里。创作冲动如破茧飞腾的蝴蝶，似蓄势已久的井喷。业余时间，他每天以五千多字的速度行进。这时，也极容易出现浅薄轻飘的现象。他立即告诫自己：“打住！”然后便沉入生活之河深处，去打捞卵石般沉重的情感，这也许是保证高质量的一种内力。

关于这部书的写法，在“中国作家网”上有人指出“太传统”，“像红楼梦之前的写法”。

诚然，小说创作亦应与时俱进。实际上传统就活在现代内，它是一条流贯整个人类历史的大江，永远不会静止在一处。至于是传

河魂

统还是现代写法，并不重要。古希腊有位诗人曾说：“诗人像建筑师，他是好是坏，那就要看他盖的是天堂还是地狱。”

如果说《地老天荒》是他对家乡父老、对滔滔黄河的一种感恩情绪，那么《河魂》则是他一种内在的生命渴求。他写每一个人物时，是凭着一种自然的情趣，一种深切的体认，一个世界和一个自我。因而，这些人物好像就坐在那里，等候他的呼唤，接受他的审视，大有鬼使神差之感。那生动鲜活的情节，也像常用的构件，早就站在那里，让他随手使用，有些“法道自然”的味道。

他说，他写作时不费力，不苦思冥想，很轻松，总有水到渠成的惬意。其实这与他的知识积淀、性格气质、审美情趣有关。《地老天荒》的技巧实践和人物的演绎，为《河魂》探出了一条与黄河浑然一体的情感大道，缩短了通向黄河灵魂之门的距离。

黄河，不仅是一条气势磅礴的大河，还是孕育人类崇高精神的智慧之河——

她孕育了两岸朴实无华的红高粱，孕育了波涛中摇动大橹的臂膀，孕育了洗星海振奋民族精神的大合唱，孕育了光未然穿越世纪云烟的诗句，孕育了殷承宗铿锵有力的琴声；她也孕育了孟广顺赤子情深的《河魂》和《地老天荒》……

《地老天荒》与《河魂》同属于地域之结。这两部作品，承载了作者多重发现。他不仅发现了黄河的伟大神奇和鲁西平原饱含的文化，还发现了一个民族和他自己成长的足迹。使这里的一切——土地、河流、村落、往事，一处老宅、一条古船、一个人物、一个故事，都成了他心中最亲切、最生动的文学素材，都成了他展示文学主体的特征，从而提升了作品的美学品位。

因地域文化的喂养，他笔下人物的心理伸缩、个性张扬、生存状态，伤感与刁蛮、霸道与放荡、躁动与平静，甚至衡量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道德标准，都带有浓烈的地域色彩和有力地托举。虽然也写了许多平庸、琐碎的人和事。而崇高与伟大并不拒绝平庸与琐

碎，正是这些平庸与琐碎才构成人类生活的多姿多彩，才构成人物的真实与完美。

作为地域之作，《河魂》与《高加索的俘虏》、《荒原》、《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水浒传》、《白鹿原》等作品，所表达的忧伤、困惑、绝望、幸福、崇高、战斗，甚至死亡都是相同的。

三

读罢书稿，掩卷而息。

书中那老船主韩大忠，为村民报警高呼“鬼子来了！”而气绝的蹊跷开篇；那河生向春花求婚的传奇，荒唐与真情；那李光腴救乡亲、遭乱枪的慷慨悲歌；那令山河动容，敌寇丧胆，惊涛排空的过河号子；那朱奎论阴阳，斗松下的酣畅淋漓；那河生、铁柱、二蛋沉船灭敌的千古壮举；那韩柳氏与刘三相爱而孕，遭受愚昧和陋习的凌辱；那春花、刘三被赶出家门，抱病乞讨走济南的人世悲凉；那小兰为“灭三毒”、“断六根”，千佛山削发为尼的人生悲剧；那金谷仓粮庄被盗，顺风船行失火的重重疑云；那明空大师桩桩预言的无边悬念；那老河口韩柳氏破镜重圆的爱恨情仇，笑骂歌哭；那河生血染长河，灵魂化作飞天长虹的悲壮尾声……时而像无边沉雷在心底隐隐滚动；时而像霹雳闪电在眼前轰然炸开；时而像屋檐滴水，敲打起心中千重涟漪；时而像五彩游鱼在脑海里无序地翻腾；时而火光闪闪，枪声阵阵；时而云开雾散，风清月明；时而令人义愤填膺，时而令人热泪滚滚……

一连几天，眼涩终难闭合，体乏而长夜不眠。这就是《河魂》的魅力所在。

这就是孟广顺的良苦用心。

《河魂》，一口美丽深情的陷阱。

河魂

这样的场面，能不动心？能不动情？并非我多愁善感，心理脆弱。

——河生、铁柱、二蛋三人，被迫撑船为鬼子运武器，鬼子小队队长松下库代和六名荷枪实弹的鬼子亲自押运。他们知道，这些武器是日本人用来杀中国老百姓和八路军、游击队的。

“死咱们三个没关系，说啥都不能把这些武器运过去。不用含糊，到时咱就沉船！”

“好，沉！”

松下和六名鬼子一直用枪对着河生三人。

他们三人记住了朱奎曾在船上向日本鬼子示威时，领他们所喊过河号子的腔调，词是《推背图》里的内容，朱奎也向他们讲过。三个人把这号子在沉船前，作为送鬼子归天的挽歌！他们唱道：

“黄河水呀……”“嗨、嗨……”

“长又长呀……”“嗨、嗨……”

“流不尽呀……”“嗨、嗨……”

“百姓泪呀……”“嗨、嗨……”

“鸟无足、山有月呀……”“嗨、嗨……”

“旭日升、人悲哭呀……”“嗨、嗨……”

“十二月中气不和呀……”“嗨、嗨……”

“南山有雀北山罗呀……”“嗨、嗨……”

“一朝听得金鸡叫呀……”“嗨、嗨……”

“大海沉沉日已过呀……”“嗨、嗨……”

“兄弟爷们忍五年呀……”“嗨、嗨……”

“东洋鬼子准完蛋呀……”“嗨、嗨……”

……

这势如巨浪排空的号子，响遍大河两岸，令松下和鬼子胆战心惊。他们三人都把撑竿和大橹搁在上游的南侧，借助大浪的冲力，边撑船摇橹，边在脚和屁股下使劲把老船摇晃起来，直把松下和鬼

子颠簸得东倒西歪……河生喊出“一、二、三”，铁柱和二蛋狠狠用力一摆，南侧船舷即倾斜吃入水中，又逢一个大浪打来，把整条老船瞬间卷进滚滚大河……

亲人们在他们跳河的岸边上，堆起了三座没有尸骨的新坟，让他们日夜倾听大河的涛声。

——为追查游击队长的下落，鬼子大开杀戒，二十多名百姓的尸体全都倒在一个大土坑里。……松下提着战刀朝人群走来……早被鬼子割断了脚跟筋的李光腚，走到松下面前说：“你把百姓们全放喽，我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雪地上所有鬼子的枪口对准了李光腚一个人。他缓缓地环顾四周，见老河口和护马庄的群众差不多已经散尽，意识到自己的大限已到，极为留恋眼前这片故土和家中的妻儿老小，眼角流出两行热泪。但他一个人的死保活几百号乡亲值得。他朝远处关注他的乡亲们挥了挥手，怒视着松下说：

“小日本鬼子，想在老子口里套出游击队去哪儿，简直妄想。八路军和游击队过河去捣你们的老窝啦！”说完他对天狂笑，在一阵乱枪扫射中，含着一腔悲愤倒在了洁白的雪地上……

——在河生船上押船的日本兵，二十一岁的相马一郎说他不想要打仗，不想与中国人为敌。他看到中国人被杀，心里难受……这些话被松下库代知道后，相马一郎的身体便被扔在了黄河大堤上。朱奎帮相马一郎合上眼皮，说：“他比你们大不了几岁，也还是个孩子……却被一起离开家的人打死啦。”

河生、铁柱及二蛋心里掠过一股酸楚，对朱奎说：“……咱们替他收尸……。”他们用手在松软的沙丘上扒出一个三尺多深的沙坑，将相马一郎的尸体，抬进坑里掩埋了。朱奎特意嘱咐河生他们，让相马的脸朝着东方，遥望日本的北海道自己的家乡和家乡的爹娘……

——河生、铁柱和二蛋沉船跳河后，被顺风船行救活，留在船

河魂

行工作。春花和刘三被韩二忠以“命硬克夫”的罪名，强行母子分开，赶出韩氏家门后，一路抱病乞讨，到了济南才与河生、表舅朱奎相见。春花的到来，证明了金谷仓粮庄和顺风船行都是父亲郭继聪的产业。郭继聪死于日本人之手后，作为女婿的河生成了这两大生意场的主人。抗日胜利后，他们驾着六辆马车回老河口探望哭瞎了眼的亲娘韩柳氏和离别时还不会走路儿子龙儿。

一身崭新打扮的河生、刘三、朱奎和手领泓泓的春花及铁柱、二蛋走在前头，六辆马车下了河堤紧随其后，迎着杏红色的晚霞走进老河口的村子……

村里围拢的人越来越多。河生要河友陪着去地里找母亲柳氏和儿子龙儿。这时，有人突然喊：“大娘和龙儿回来了！”刘三、河生、春花及朱奎扭脸一瞧，见有些发暗的阳光下，一个已有六岁却个头不高，浑身上下脏乱不堪、褴褛衣衫难以遮体，蓬乱的头发盖住前额的男孩，消瘦的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用一根树枝牵着一位看不清脚下泥泞、坎坷的老妇人，背着光晕向他们走来。而那位老妇人躬腰背着一大捆沉重的柴火，粗糙的麻绳深深地勒进她的双肩，脚下迈着不堪重负的步伐……

河友跑近韩柳氏说：“大娘，俺刘三叔、河生哥、春花嫂，回来看您和龙儿啦！”韩柳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不，你刘三叔和春花嫂被你爹他们打出家门，再也不会回来啦！你河生哥早死在河里啦！”

河生、春花、刘三站在韩柳氏和龙儿对面也不敢相信，难道这个可怜的孩子就是俺当年被强行分开，由瞎眼的娘拉扯大的龙儿吗？这双目失明、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就是俺那生我养我、悲惨命苦的亲娘吗？

河生、春花痛哭着跪在了韩柳氏面前。“娘啊，娘！你儿子河生活着回来了！娘你受苦了！”

春花哭罢，双手伸向龙儿：“龙儿，我好苦命的孩子！我是你

亲娘啊，快来让娘抱抱……”

韩柳氏终于坐在地上放声地哭了起来……

刘三泣不成声地跪在韩柳氏面前，紧紧抱住了她枯瘦单薄的双肩……

啊！这是一段用人生的血泪情仇，用世间的苦辣酸甜写下的文字，这是一幅留在人们心上的田园画卷，这是一章永远催人泪下的命运交响曲。

《河魂》作者的笔，始终追逐着人物命运的足迹奔走呼号。作者坦言，书中的许多情节只是人物命运自述的记录；许多话，是人物自己在说，作者只能遵命而为。

比如，小兰出家前，曾与铁柱订亲。当小兰的爹妈与铁柱去千佛山探望小兰时的两段行动和语言：小兰跪在大殿前，满脸泪水地说：“女儿不孝，不能孝敬二老，请爹娘多加珍重……”铁柱跪在小兰面前，捧着冰凉清瘦的手说：“兰妹妹，放心吧，我会侍候爹娘一辈子，替你尽孝，为二老养老送终；你啥时想下山，哥啥时赶着马车接你。你一时不下山，我一时等你；你一生不下山，我等你一辈子……”

小兰一直跪在院子里，目送爹娘张双林、张王氏及铁柱等人离去……小兰由痛哭转为凄凉的沉默；那个被尼姑灰色长袍包裹着的消瘦身影，却永远定格在了亲人的记忆里……

人们发现，铁柱一个人常独自在寺院门外徘徊，直到天黑……一个大雪横飞、寒风呼啸的早晨，铁柱袖着冻僵的双手，一直在门外走来走去……小兰站在正殿佛像前默默地眺望铁柱的悲凉……

再如，当春花以“命硬克夫”的罪名，强行把她还在吃奶的孩子留下，将她赶出家门。临走前，她流着泪给儿子喂最后一次奶，龙儿叼着她的奶头，却不肯吸吮，黑亮的眼睛愣愣地望着春花，像在说：娘，别哭啦！我长大后一定帮娘洗清冤屈，养活你和奶奶……

河魂

当年带着满怀悲怆云游天下的朱奎，被韩氏家族赶出家门的刘三、春花以及沉船大河死里逃生的河生、铁柱、二蛋等人，在抗日胜利后，再次来到家乡时，真是百感交集。书中写道：

河生带着六辆马车，沿黄河北岸大堤直奔老河口。初秋早晨凉爽的风，吹拂着两排郁郁葱葱的小白杨，华盖似的树叶发出阵阵“哗哗啦啦”的脆响，与奔腾的河水合成撼人心脾的旋律；白云、蓝天、绿树和黄色大堤，把一整趟马车映衬得无比壮观，令沿途赶路的行人，无不停下脚步，凝望着疾驰的骏马和漂亮的马车……

这是景物的描绘，也是内心情感的外溢。整部作品，大都是情景亦景，景亦情，情景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

《河魂》较《地老天荒》更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对生活体察的真切、细腻、独到。

如春花与小兰，两人在传荡着“嗡嗡”闷响的黑夜里渐渐睡去。这“嗡嗡的闷响”是大河滚动的“潮音”。近听似无声，远了听不见。只有在一定的距离，而且静夜时分，才能听到又沉又闷、又隐又重的声音。这种特殊的声音，似沉雷滚过天际，如万马驰过草原，只有在黄河边上长大的人才会知道。

再如，鬼子烧了河生家藏在柴火垛下的粮食，河生把灰烬铲开，下面的麻袋已被烧烂，麦子仍冒着股股蓝烟。作者不写“黑烟”、“白烟”、“黄烟”和“灰烟”，而准确地写了“蓝烟”。

“踏在船舷的脚板，由于吃劲过大，脚指头分叉成为扇面。”每次用力顶杆时，“他的身子都像风中的弯柳……”“夹带着浪花冲进船舱，在粮食袋上留下一串串白沫。”

这“蓝烟”、“扇面”、“弯柳”、“白沫”，没有真实的体验，仔细的观察，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

作者在写春花对河生爱情的心理变化时，像剥玉米一样一直剥了五层，才落出爱的庐山真面目。第一层“春心初萌”，春花一想前不久见过河生，她“那张俏丽的脸颊立即现出一片潮红”。第二

层“情窦初启”，“她竟发觉自己怎么都忘不掉他那极具男人气质的脸膛了”。第三层“爱苗初长”，“春花觉得这是个很有主见的小男人，日后肯定能够干出一番大的事业”。第四层“两人成一人”，“你小声说：你甭瞎讲，别让过路的听到”。第五层“终成心上人”，“你好好划船摆渡，可不能有个好歹……”

总之，如果说《地老天荒》是一块举在手里的金字招牌，而《河魂》便是这块招牌下货真价实的商品。以此足可在中国长篇小说的平台上，赢得一个不错的席位，并以自己的多元文化内涵和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艺术特色，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这并非妄言。

四

《河魂》一个很独特、大胆、神奇、玄奥，令人眼花缭乱，情醉神迷，似看天书，如听神话；而又被深深吸引，并感到酣畅淋漓，为之喝彩，为之拍案叫绝的特色，便是将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阴阳五行、佛道儒易中的一些精华，引入书中，浑然天成，运用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既体现了作家传承传统文化十分有意义的大胆尝试。对当前中国青少年汲取丰富的传统文化营养，增加民族自豪情愫，也是十分必要的；也说明了作者自身的博学和多方面的良好修养。

全书运用传统文化为现实增光添彩，多达20余处。“朱奎论阴阳斗松下”一处，就用4800余字，千佛寺明空大师讲佛学用了近7000字。以《推背图》第三十九象为主要内容的大河号子，喊了五次，贯穿全书始终。

这些运用，合情、合理、合法、合度、和谐，少有牵强附会之嫌和生搬硬套之弊。

河魂

听听“黄河号子”是怎样字字千钧，壮怀激烈：

当河生、铁柱、二蛋、朱奎被迫给鬼子撑船过河运粮时——

河生朝朱奎使个眼色说：“表舅，你给俺兄弟仨喊喊号子，咱摇把好船给小鬼子看看，长长咱中国人的志气！”朱奎心照不宣地说：“好嘞！你们听准我的号子，瞧准我的手势，把力气用在一个点上。”

“黄河水呀……”“嗨、嗨……”

朱奎的号子，不仅是河生、铁柱、二蛋三人“嗨！嗨！”的呼应，实际上更是黄河两岸百万群众的怒吼，是一个民族自信的宣言！这声音，在大河上下发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押船的鬼子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竟傻愣愣地拍着节拍为河生加油。

朱奎曾对河生他们说过——

咱们喊的号子，是《推背图》上关于日本鬼子完蛋的预言。《推背图》共有六十象，每一象都有一个图和谶文及颂文……李淳风和袁天罡把第二象作为开始，从唐朝说起，到第三十九象说的便是日本侵略中国。那图中画有一只鸟立在山上，一轮太阳从山下升上来。图下的谶文就是号子的头两句“鸟无足，山有月；旭日升，人悲哭”；号子的“十二月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是颂文的后四句。清朝人金圣叹认为，“此象似为外夷争斗，扰乱中原，必至酉年方得平定。酉在十二属相里正是鸡，到民国三十四年才是鸡年，还有五年的灾难啊！”

朱奎还说：“那些谶文和颂都是先人留下的，全是藏头诗，诗中隐藏了太多的奥秘。你们听吧‘鸟无足，山有月’，图中鸟在上，山在下，鸟去一横塞进一座山，是个‘岛’字，日本是岛国，暗示中国将被日本所扰乱。‘旭日升’合了图中的太阳从山下升上来，看看日本鬼子打的旭日升旗便知道啦；‘人悲哭’是说从甲午战争到现在，不知有多少善良的中国人被日本鬼杀死，人人悲伤哭